

“李先生教图画、音乐。
学生对图画、音乐，
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
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
因为他教图画、音乐
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
图画、音乐。

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
他的书法比国字先生的更好
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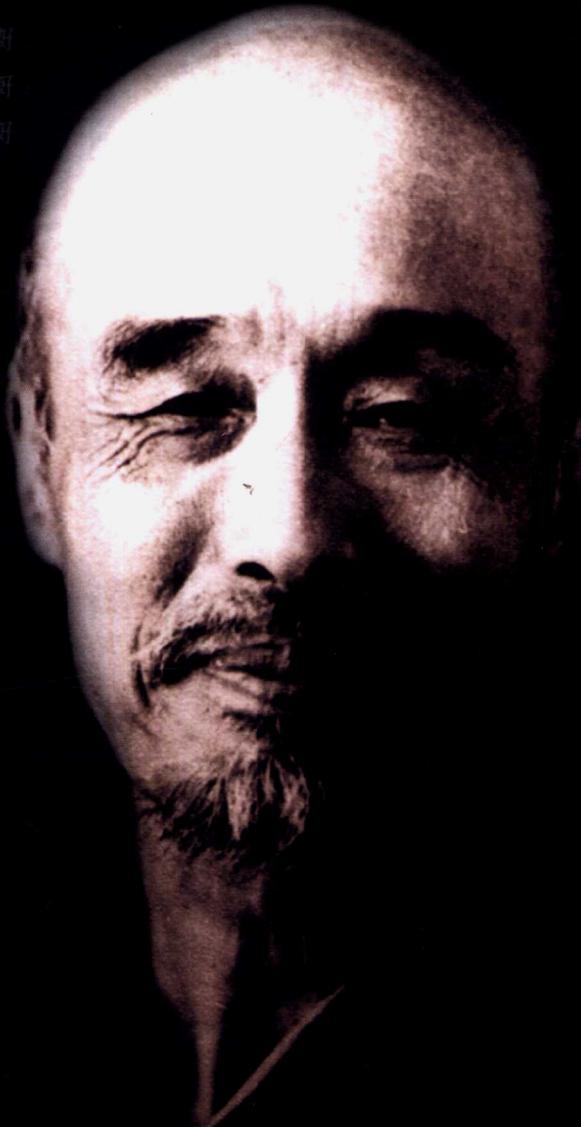
……
连好比、尊佛像
有后光，
故能令人敬仰。

艺术人生——走近大师

YISHUREN SHENG ZOU JINDASHI

李 叔 同

陈 星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目 录

家事家境	(1)
天涯五友	(5)
声色情场	(8)
南洋公学	(12)
初至东瀛	(18)
春柳双星	(21)
南社雅韵	(35)
艺术教育	(48)
西泠遗事	(67)
欣欣断食	(75)
亦师亦友	(79)
翩然出家	(94)
灵隐受戒	(101)
以书结缘	(104)
玉泉寄庐	(108)
孤云野鹤	(110)
杭州护教	(117)
护生护心	(121)
白马湖畔	(130)
浙东佛缘	(136)
闽南弘法	(143)
四大高僧	(158)
天心月圆	(165)
附录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表	(175)

家事家境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一所古色古香的宅院里（即今天津粮店后街东侧的陆家竖胡同2号）。他家是一个经营盐业的大家族。父亲李筱楼是清朝进士，做过吏部主事，后经营盐业。李筱楼很富有，好行善事。他办过一个叫“备济社”的慈善团体，赈灾济贫，相传被百姓称之为“粮店后街李善人”。

李筱楼前后至少有妻妾四人，原配姜氏生文锦；续弦张氏生文熙，字桐冈。其后又纳妾王氏。李筱楼68



◆ 4岁时的李叔同



◆ 天津市河北区粮店后街陆家竖胡同2号李叔同故居。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就出生在这里

岁时，王氏生下了李叔同。李叔同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又号漱筒。

李叔同3岁时，其父在老屋附近购置了一所宅第（即今粮店后街60号），全家遂搬入新居。李叔同虽然生在一个富足的大家庭里，但幼年并不如外人想象般娇生惯养。他的双亲是一对老夫少妻，母亲的地位其实很微贱。家庭成员的复杂多事，使这母子俩的生活显得有些尴尬。1884年9月23日，李叔同的父亲病故，卒年72岁，当时李叔同只有5岁。

李筱楼病故后，家境日趋衰落。李叔同的母亲对儿子的蒙学教育要求很严，对儿子的前途也很关心，二哥文熙则担当起他的启蒙教育责任。李叔同从小读过的古书很多，如《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文选》、《名贤集》、《孝经》、《毛诗》、《千家诗》、《孟子》、《古文观止》、《四书》、《尔雅》、《说文解字》、《左传》等等。他还习词学篆刻品戏练书画，涉猎广泛，奠定了后来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坚实基础。

这位天资聪颖、涉猎颇广的青年于1897年18岁时遵从母意，与天津经营茶叶的俞氏家族中的俞姑娘结了婚（1900年生子李准、1904年生子李端）。李叔同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母亲既然已经安排，自己从命便是，完婚不过是中国旧传统中的遵家命而已。李叔同虽然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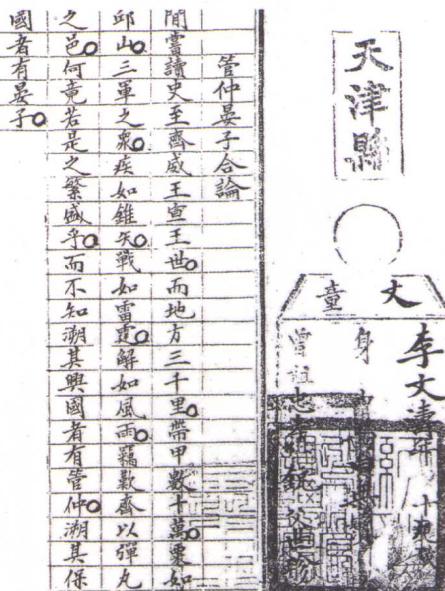
◆ 1896年时的李叔同

于盐商家庭，但对经商一道并无兴趣，对读书较有热情。1897年他以童生的资格应天津县儒学考试，1898年又入天津县学应考。这时期李叔同写过一些有见地的文章，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主张孝悌和注重人格。该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



◆李叔同的夫人俞氏



◆1898年李叔同入天津县学的课
试论文手迹

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

李叔同后来教导学生的时候也经常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理念，要求学生首重人格修养，而后才是文艺的技艺。这个观点在他青少年时就已经奠定了思想基础。

1898年10月，李叔同终于离开了天津的大家庭，奉母携眷迁居上海。李叔同离开天津的原因说法很多。其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一文中提及：“据说，因

当时先父曾刻‘南海康君是吾师’的闲章，此行有躲嫌避祸的意图。而实际上，据我家的老保姆王妈说，我父亲当时南下，是想从此脱离开天津这个大家庭，去南方扎根立业。因当时我们家资富有，上海也有我家钱铺的柜房，可以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李叔同离津赴沪，或许会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但李端这番解释应该更符合李叔同母子俩在家族处境方面的实际状况。

◆ 1905年，李叔同赴日留学前在天津与家兄李桐冈下围棋



天涯五友

19岁的李叔同奉母携眷迁居上海。初到上海时，先赁居于法租界的卜邻里。他年少才盛，旧学新知又一应俱全，到上海后不久就加入了“城南文社”。

“城南文社”是一个切磋诗词文章的团体。李叔同加入文社立即显露出众的才华。“城南文社”的活动地点就在“城南草堂”。草堂的主人许幻园，松江人，家中富有，为人也慷慨，是上海新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许幻园经常进行悬赏征文活动。李叔同到上海后，只要参加投稿，每次皆得佳绩无疑。许幻园慕其才华，特地让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同住，从此他俩便成了一对挚交。

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第一次参加“城南文社”会课时，由张孝廉出题阅卷并评定等级。文题是：《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评其说》。题中朱子即朱熹，延平即李侗，濂溪即周敦颐，都是哲学家，且有承继与发展之关系。李叔同年少时饱读经籍，面对此题一挥而就，令诸人惊叹不已。又有小题《拟宋玉小言赋》，命三日交卷，李叔同又以规范且华美的用辞令张孝廉叫绝，评语是：“写作俱佳，名列第一。”

常来“城南草堂”聚会的还有宝山名士袁希濂、江湾儒医蔡小香及张小楼三位，都是当时沪上知名人士。这五位才子年岁相差无多，情投意合，就决定结成金兰之谊，号“天涯五友”，并摄有合影。许



◆初到上海时的李叔同



◆ 1900年李叔同摄于上海。李叔同1918年出家时将此照赠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事堵申甫先生。堵申甫在李叔同出家前期曾一度为其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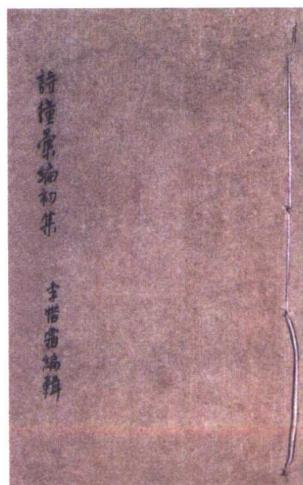
幻园的夫人宋贞曾为五位友人题诗，其中咏李叔同的诗曰：

李也文名大似斗，
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
直把杜陵呼小友。

此诗写得十分生动，反映了李叔同当年沉浸在诗文唱和之中的乐趣和潇洒不羁的生活。

李叔同曾填有《清平乐·赠许幻园》一词，也透露出他与才子名士们一起交游中的情趣：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



◆ 李叔同诗文典雅隽永。此为他自己编辑的《诗钟汇编初集》

著书自足。阳春常住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除了写诗文外，李叔同也参加各种艺术活动。1900年3月，会同友人在上海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组织“海上书画公会”，每周出书画报一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李叔同是书画报的主编，在报上刊登过自己的书印润例。还自编了《李庐印谱》、《李庐诗钟》，其影响正如同他自己所言“二十文章惊海内”。

◆《天涯五友图》，左起：李叔同、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许幻园

天涯五友圖



声色情场

李叔同与许多名士公子一样，有过一段寄身于声色情场的公子哥生活经历。李叔同为“天涯五友”之一的蔡小香写过《戏赠蔡小香四绝》：“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这实在是具体形象的公子哥生活写照，可见李叔同对这样的生活情形是很熟悉的。

虽然“二十文章惊海内”，但李叔同很快明白这只不过是过眼浮云。眼见得八国联军攻陷津京，清政府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只留得“新鬼故鬼鸣喧哗”，呜呼，这恰是“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

◆清末的上海艺妓



悲故国，不禁泪双垂。”满腔忧愤无处发泄，寄情声色是十分自然的事。

李叔同接触往来的风尘女子实在不少，在早年诗文留下了许多记述。1901年，作诗《为老妓高翠娥作》：

残山剩水可怜宵，
慢把琴樽慰寂寥。
顿老琵琶妥娘曲，
红楼暮雨梦南朝。



◆名伶杨翠喜

这类诗词很多，像《七月七夕在谢秋云妆阁，有感诗以谢之》、《菩萨蛮·忆杨翠喜》等等。说他曾寄身于声色情场并不过分。当然也应该看到，醉翁之意毕竟不在酒，而是：“愁万斛，来收起……休怒骂，且游戏。”

李叔同这一段生活时间不长。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从可查证的文献分析，至少在1902年秋他已对公子哥的生活有了忧虑。当时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写道：“别来将半载矣，比维起居万福，餐卫佳胜为颂。弟于前日由汴返沪，侧闻足下有返里之意，未识是否？秋风菁鲈，故乡之感，乌能已已；料理归装，计甚得也。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祇颂行安！不尽欲言。”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放弃声色情场的生活，并不意味李叔同对青楼女子们缺乏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1912年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时写过一首歌曲《早秋》，

在这长短句“仿词体”歌词中，尽情抒发他的情感：

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着垂杨柳。

远山明净眉尖瘦，闲云飘忽罗纹皱。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

当年临水西楼阳台上的隔柳娇容，如今想必不知不觉中姿色消逝了吧！明湖轻舟，傍晚凉风，你也一定跟我怀着同样的感情，无奈而又坦然地送去一个又一个春秋……

1904年李叔同曾为鍊镂十一郎著的人物传记《李莘香》写序言。李莘香是当时上海的名妓，有才女之称。李叔同为此书作序，多少有

◆李叔同在上海票演京剧饰黄天霸



◆名妓李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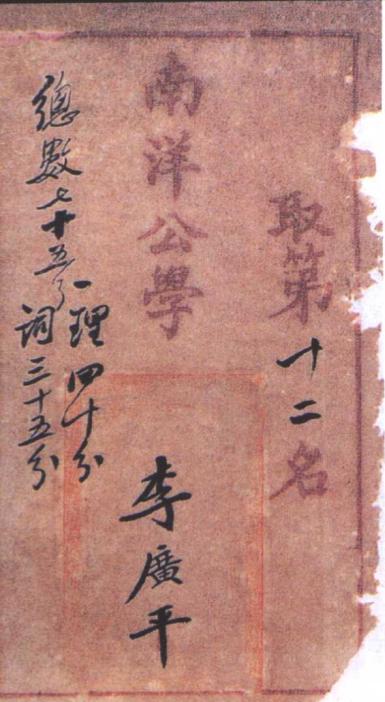




◆李叔同在上海票演京剧饰褚彪

些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也肯定了声色情场在社会生活中意义。他写道：“杂裙垂髻，目窕心与，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此外李叔同还有数首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回赠。

游戏归游戏，寄身也只是暂时。天赋的艺术才华使他不甘浪迹于声色场馆、藏身于艺妓歌郎们的深闺馆阁之中。在1905年秋赴日留学之前，李叔同不时粉墨登场，开始早期的戏剧活动。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在秦楼楚馆、歌台舞榭，经常可以看到李叔同的身影。他结识了许多京剧名角：孙菊仙、杨小楼、刘永奎。对柳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又格外欣赏，以致隔三岔五必去捧场。在上海期间，李叔同至少票演过两出戏，即京剧《虹霓关》饰黄天霸和褚彪，以及在《白水滩》饰穆玉玑。



◆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时的成绩单

◆ 李叔同译《法学门径书》

南洋公学

1901年秋，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南洋公学创立于1897年，为重点培养人才，1901年增设特班，由蔡元培担任中文总教习。

黄炎培回忆说：“我和叔同是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后来被先后改名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班的同学……同学时他刚21岁左右。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

在学业上，李叔同的成绩十分出色。写起论文来思路清晰，一篇《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强调了弱国的生存惟有自强自立之一途。他写道：

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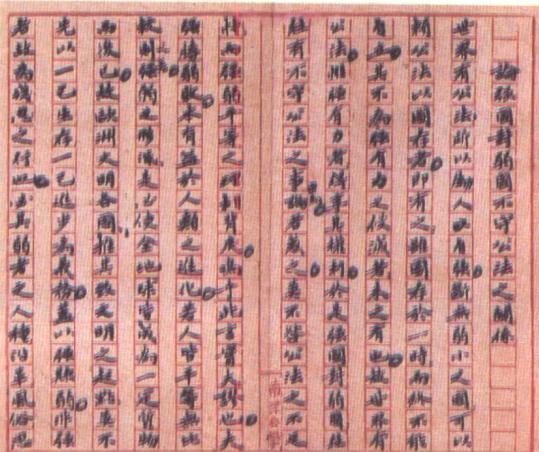
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南洋公学所设学科，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学外，还授外国语，以备后续更为实用的经济特科之选。南洋公学重视外语学习，令李叔同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为宣传民权思想，李叔同还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实际上该校选拔人才，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科考途径。李叔同入南洋公学，多少表达了他当时对取得功名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他就读期间另行参加了杭州乡试也能看得出来。

1902年农历七月，李叔同首次来到杭州，算是与西湖的初会。是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补行庚子年乡试，同时为庆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元月七日（农历仍为辛丑年）从西安返驾北京，又另加一次辛丑“恩科”，所以壬寅年乡试的名称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李叔同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的资格参加这次乡试。农历八月初八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八日为第三场。地点在杭州贡院（今杭州高级中学址）。李叔同曾在天津捐有监生资格，是否参加过当地的乡试目前无史料证实。李叔同在杭州的应考并未上榜，仍然回到南洋公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读书时写的论文《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

◆李叔同译《国际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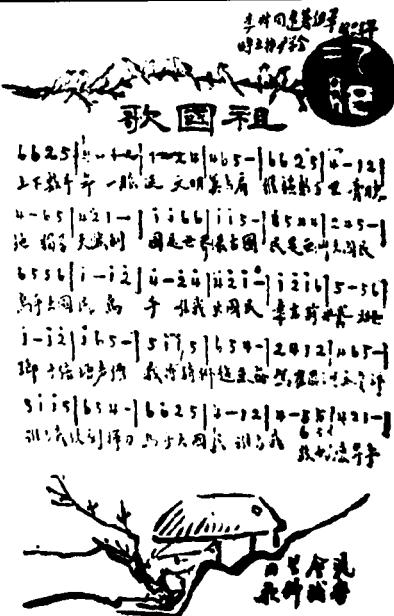
香祖忠考
本生性疏
李文
世珍
一本
身年二十三
歲身中而白無鬚平湖縣本城民籍

思正
碑
刻
浙江鄉
試
令
將
木
才
年
紀
籍
貢
二
代
進
一

今
聞
聞
列
於
後

第叁場

嘉興府平湖縣監生李廣平



◆ 1902年，李叔同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李廣平”

之名义在杭州参加乡试。此为应考时的准考证

学。有学者认为，李叔同在第二场考罢就离开了，没有参加第三场，并揭示了本次乡试过程中的“闹闹”事件。

1902年11月18日《笑林报》有如下一则文字：“今岁浙闹乡试二场，遂以二三十人结成一小团体，或谓即南洋公学之学生，鼓百折不回之气，要挟闹官，掉三寸不烂之舌，争回号戳，卒使九千考生不能不乱号，而国家功令无如之何。盖团体之说，固已小用之而大张矣。”这段文字特别提到了南洋公学的学生。有关“闹闹”事件，记载的资料不多，1902年9月14日、19日和10月7日的《申报》有若干文字对此作了侧面的报道。有研究者对此作出了归纳，大意是在客观上有许多考生身体不佳，甚至有毙命于考场的情况发生。同时一些考生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对考卷内容表示出了不敬不满的态度，以致有些人被帖出卷。遂有要求换卷的，有与考官发生冲突的，进而出现一批退考监生。研究者认为，李叔同可能属于对本次乡试不满而退考的考生之一，不过就其性情而言，他不会是领头人物。

李叔同乡试未酬，只能回到上海继续南洋公学的学业。文献记载李叔同当时还参加过河南的乡试，但时间记载十分混乱，有说在杭州乡试之前的，有说在杭州乡试之后的，也有说并不在同一年。史料不详暂不详述。

南洋公学虽有蔡元培这样的民主思想大师，但在学校内部新旧思想的交锋仍很激烈。有教师严令学生不得阅读《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激起了学生的反感。1902年年底，学校终因部分学生与保守派教师关系紧张、校方又责令有关学生退学而爆发学潮。蔡元培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据理力争，终因愤慨而与其他进步教师一起率各自的学生出走。李叔同虽期望进入经济特班，但仍毅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退学后李叔同曾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国文。1904年，他又参与提倡尚武精神的“沪学会”。“沪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穆藕初在回忆

◆李叔同作品·《西湖风景》水彩 24cm×36.5cm

